

春秋繁露

冊二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九

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使人本或作使之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奚以知之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榮其行榮俗閒本多作容錢據計臺本校正以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屬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疑當有且貴二字則羞辱大惡惡深禍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卽旋傷殃憂爾案數語疑有贖字莫能以樂生而終其身刑戮夭折之民是也夫人有義者雖貧能自樂也而大無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

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民不能
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
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
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以示嬰兒必取棗而不
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
取金而不取珠也千萬之珠謂其賈直千萬也本
或無之字者非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
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怪
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聞也聖人事明
義以炤耀其所聞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此
之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
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
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

化者非有它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今不示顯德行民闇於義不能炤迷於道不能解因欲大嚴憚以必正之直殘賊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不行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第三十二本傳

作江都王

命令相曰命令疑是令問大夫蠡大夫種大夫庸大夫畢大夫車成畢卽皋字謂皋如也車成卽苦

成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恥
卒爲霸主范蠡去之種死之寡人以此二大夫者
爲皆賢孔子曰殷有三仁今以越王之賢與蠡種
之能此三人者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其於君何
如本傳以泄庸與種蠡爲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
寡人決疑於君仲舒伏地再拜對曰仲舒知褊而
學淺不足以決之雖然王有問於臣臣不敢不悉
以對禮也王舊本訛作主案春秋時大夫稱主仲
舒必不對王稱主臣仲舒聞昔者魯君問於柳下
惠曰我欲攻齊何如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
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爲
至於我但見問而尙羞之而況乃與爲詐以伐吳
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

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漢書作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致無爲而習俗大化可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爲賢者比於仁賢何賢之有譬猶珷玦比於美玉也仁賢本或作聖賢珷玦漢書作武夫臣仲舒伏地再拜以聞

觀德第三十三

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廣大無極其德昭明歷年衆多永永無疆天出至明衆知類也知本或作之其伏無不炤也地出至晦星日爲明不

敢聞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取之此大禮之終也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貪至尊也百禮之貴皆編於月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編於天天之所棄天子弗祐桀紂是也天子之所誅絕臣子弗得立蔡世子逢丑父是也襄卅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至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般殺之至冬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靈公卽般也逢丑父事在成二年已詳第二卷中王父父所絕子孫不得屬魯莊公之不得念母衛輒之辭父命是也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傳曰不與念母也哀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傳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故受命而海內順之

猶衆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況生天地之
閒法太祖先人之容貌則其至德取象衆名尊貴
本一作尊賢是以聖人爲貴也泰伯至德之侔天
地也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內
懷歸之泰伯三讓而不敢就位伯邑考知羣心貳
自引而激順神明也自泰伯至德以下至此文參
錯難曉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輻湊歸之高
者列爲公侯下至卿大夫濟濟乎哉皆以德序是
故故字各本無大典有文勢似亦難貫吳魯同姓
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爲其夷
狄之行也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
吳于鍾離傳曰曷爲殊會吳外吳也雞父之戰吳
不得與中國爲禮昭廿三年七月戊辰吳敗頓胡

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曰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此爲禮當作爲主至於伯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又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爲主避齊桓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曰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魯桓卽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勦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徧避紀侯與鄭厲公也經於公會紀侯鄭伯之下書己巳之戰傳曰曷爲後日恃外也舊本訛作後其己今改正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夷狄反背

中國不得與夷狄爲禮避楚莊也在宣十二年詳見竹林篇此文反背疑當作反道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爲諱避齊桓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傳曰不及事也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又二年城楚丘傳曰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文大略與上同舊本作春秋不爲諱衍不字今刪當其如此也唯德是親其皆先其親是故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四時等也而春最先十二月等也而正月最先德等也則先親親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衛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無傳蓋不殊林父所謂內之也而何

氏以爲見使于晉卑故不殊失之矣吳俱夷狄也
祖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襄十年公會
晉侯以下會吳于相無傳滅國十五有餘獨先諸
夏魯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定六年季孫
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曰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
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又哀十三年晉魏
多帥師侵衛傳曰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
多譏二名舊本魯作曹誤盛伯郚子俱當絕而獨
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莊八年師及齊師圍
成成降于齊師傳曰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
同姓也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傳曰盛伯者何失地
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又僖廿年郚子來朝
傳亦與上同外出者衆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爲其

亡母背骨肉也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
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
謂之出奔也又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
疆出奔陳無傳滅人者莫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
賤其本祖而忘先也僖廿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
何以名滅同姓也親等從近者始立適以長母以
子貴先下有脫文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
而不言其闇者在桓五年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
耳聞而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於我
者序之在僖十六年其於會朝聘之禮亦猶是諸
侯與盟者衆矣而儀父獨漸進隱元年公及邾婁
儀父盟于昧傳曰儀父者字也褻之也爲其與公
盟也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

如會襄七年公會晉侯以下于鄆鄭伯髡原如會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曰未見諸侯言如會致
其意也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亡春秋謂之子以
領其意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
歸傳曰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
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包來首戴洮踐土與
操之會陳鄭去我謂之逃歸操之會卽襄七年會
鄆之事時陳侯逃歸陳哀公溺也又僖五年公及
齊侯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鄭伯逃歸不盟傳曰
不可使盟也何氏云安居會上不冑從桓公盟此
鄭伯乃文公捷也鄭處而不來謂之乞盟僖八年
公會王人齊侯以下盟于洮鄭伯乞盟傳曰處其
所而請與也陳侯後至謂之如會僖廿八年公會

晉侯以下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傳曰後會也莒人疑我貶而稱人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曰公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諸侯朝魯者衆矣而滕薛獨稱侯在隱十一年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在桓六年詳見玉杯篇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襄廿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曰吳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又莊廿三年荆人來聘傳曰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曲棘與鞏之戰先憂我者見尊昭廿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曰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憂魯昭公見逐而欲納之也又成二年鞏之戰有曹公子手傳曰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

奉本第三十四

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主客舊本作至容誤序
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故之級者
也以德多爲象萬物以廣博衆多歷年久者爲象
其在天而象天者莫大日月繼天地之光明莫不
照也星莫大於大辰北斗常星部星三百衛星三
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三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辭
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九九辭不可曉并疑下
有脫文衍文其猶著百莖而共一本龜千歲而人
寶而下當本有爲字是以三代傳決疑焉其得地
體者莫如山阜人之得天得衆者莫如受命之天
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疆內之
民統於諸侯日月食並告凶不以其行有星莈于
東方于大辰入北斗常星不見地震梁山沙鹿崩

宋衛陳鄭災王公大夫篡殺春秋皆書以爲大異
不言衆星之弗入實兩原隰之襲崩一國之小民
死亡不決疑於衆草木也唯田邑之稱多著主名
昭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傳曰此大鹵也
曷爲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君將
不言臣臣不言師隱五年衛師入盛傳曰將尊師
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
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王夷君獲
不言師敗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楚子鄭師敗績傳曰楚何以不稱師王夷也未無
爾言無取於言師敗績也又僖十五年晉侯及秦
伯戰于韓獲晉侯傳曰君獲不言師敗績也孔子
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則之者大也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言其尊大以成功也齊桓晉文不尊周室不能霸三代聖人不則天地不能至王句階大典作自此而觀之可以知天地之貴矣夫流深者其水不測尊至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爲災害猶承而大之其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僖十五年天無錯舛之災地有震動之異天子所誅絕所敗師雖不中道而春秋者不敢闕謹之也故師出者衆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獨言還其君劫外不得已故可直言也莊八年傳曰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過也而曰非師之罪是臣子之不爲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夫至明者其照無疆至晦者其闇

無疆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說公羊者相承有此
言故何氏隱元年注云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殺
隱桓以爲遠祖宗定哀以爲考妣至尊且高至顯
且明其基壤之所加潤澤之所被條條無疆前是
常數十年鄰之幽人近其墓而高明文訛不可曉
大國齊宋離不言會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曰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案此在所傳
聞之世而下文卽言所見之世文不相蒙疑有脫
文此齊宋當作齊鄭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
繁小國卒葬在哀公時者皆卒日葬月遠夷之君
內而不外哀四年書戎曼子十三年書吳子皆進
至於爵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
我哀八年書吳伐我十一年書齊國書帥師伐我

正以莊十九年書齊人等伐我西鄙而此不言鄙故也鄙字句疆字屬下讀本或作疆非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襄廿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上來奔廿二年邾婁鼻我來奔昭廿七年邾婁快來奔其漆閭上傳曰重地也下兩傳乃云以近書疑庶其衍文鼻我下當有快字無以親疑當作無親隱桓親春秋之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日隱元年于稷之會言其成宋亂以通外也稷會在桓二年書以成宋亂舊本于稷之會下有不日二字因上而誤衍也又脫成宋二字今訂補益師不日見臣恩之薄厚此斥言成亂見君恩之薄厚故二事相比也傳曰遠也此通外疑亦當作遠外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不

以爲外以近內也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曰會兩伯之辭也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九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Vertical text column on the left side, possibly bleed-through.

Vertical text column on the far left side, possibly bleed-through.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知逆順自著其幾通於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也古之聖人謫而效天地謂之號謫舊音火角切案集韻許教切大噪也莊子齊物論激者謫者釋文云謫音孝李軌虛交反此與效號聲相諧則當從釋文集韻所音爲得之鳴而施命謂之名施命舊本倒作命施非名之爲言鳴與命也號之爲言謫而效也謫而效天地者爲號鳴而命者爲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

而達天意者也鳴號之號平聲亦疑本是謫字天
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爲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
發天意句不可不深觀也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
也故號爲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
爲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號爲大夫者
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大於匹夫之義足以
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
上而已五號自讚各有分分中委曲曲有名名衆
於號號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號凡而
略名詳而目目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大也
享鬼神者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禘秋
曰嘗冬曰烝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
秋蒐冬狩夏獮案此從公羊說故與周禮左氏傳

爾雅異然公羊桓四年傳並無夏獮之文何休云
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
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穉故於苑囿中取之則此
夏獮二字當是後人妄加以爲衍文可也無有不
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
句是故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
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
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今詩作有倫有
脊

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
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
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
皆大而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

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
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
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兼愛風行令而一其威
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兼愛本亦作兼受
謂地能持載又能容納義亦可通

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
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
者原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羣也是故君意
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爲不立所
爲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
則化不行委舍卽委卸也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
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
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

不全於君用權於變上有脫文

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爲言真也故凡百譏有黷黷者各反其真則黷黷者還昭昭耳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譾已玉篇譾落干力但二切誣言相加被也

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音餘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音餘旣不能中矣而尙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各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寶石則後

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柢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故心之爲名柢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柢哉柢說文作集如甚切弱兒蓋惡強則肆見於外故欲馴之使無暴也卽下所云損其欲輟其情者是也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柢與天道一也是以陰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禁天也必知天性不乘於教終不能柢察實以爲

名無教之時性何遽若是舊本性字下有禁天所
禁非天也七字係因上文而衍本無者是何遽舊
本作何據下篇又作何處皆訛今改正故性比於
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也善出
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
成於外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有所至而
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事在性外
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號取之瞑也使性而已善
則何故以瞑爲號以實者言弗扶將則顛陷猖狂
安能善性有似目目臥幽而瞑待覺而後見當其
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萬民之性今萬
民之字下俗間本誤以下文言無驗之說至故謹
於正名名非四百六字隔性字之上今依官本移

正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瞑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有善質而不可謂善與目之瞑而覺一概之比也靜心徐察之其言可見矣性而瞑之未覺而與如通天所爲也效天所爲爲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爲言固猶瞑也隨其名號以入其理則得之矣是正名號者於天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性情相與爲一瞑情亦性也謂性已善柰其情何故聖人莫謂性善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窮論者無時受也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絕句本或作中民之性連下讀下篇如此然此處非也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爲雛繭待纒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此之謂真天

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爲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爲任者也本作以成民之善性爲任也今從大典本今案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苟已善則王者受命尙何任也此也讀若邪本亦作矣其設名不正故棄重任而違大命非法言也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無賢聖此世長者之所誤出也非春秋爲辭之術也不法之言無驗之說君子之所外何以爲哉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尙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

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天生民有六經
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
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
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綱五紀通八端
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
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
常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未易當也
本或作亦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
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爲弗見也夫
善於禽獸之未得爲善也猶知於草木而不得名
知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知之名乃取
之聖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正朝夕者視北辰
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教之民

民上舊本有名字係衍文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謂善者勿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名非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

實性第三十六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質無教之時何遽能善次質字舊誤作之大典本作也何本作質之二字今案止

當作質字爲是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
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
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所爲
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
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
爲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美辭疑是異辭天之
所爲止於繭麻與禾以麻爲布以繭爲絲以米爲
飯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
樸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
疑者視聖人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爲正今按聖人
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矣疑
當作歎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爲不見
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爲

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
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
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爲雛繭待繰
以涇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
善教訓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至也故不謂性
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
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
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
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爲然在性者以爲不然何
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
絲也麻之性未能爲縷也粟之性未能爲米也春
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各物必各因其真真其意
也其義上本或無真字何本有錢疑當作名真其

情也乃以爲名名實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質而不以善性句疑有訛其名不正故不受也

諸侯第三十七

生育養長成而更生終而復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無已天雖不言其欲贍足之意可見也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者召而問之也諸侯之爲言猶諸侯也

五行對第三十八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
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
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
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
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
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
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
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上行如字下
行下孟反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
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
旣得聞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
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

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盛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

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避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思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

董子春為漢書卷十

關文卷四十

關文卷三十九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一

爲人者天第四十一

爲生不能爲人爲人者天也人之入本於天人之
人疑當作人之爲人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
所以乃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
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
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
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荅春秋冬夏之類
也喜春之荅也怒秋之荅也樂夏之荅也哀冬之
荅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
受由天之號也爲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
出之也使其出也荅天之出四時而必忠其受也
受從大典本他本多作愛則堯舜之治無以加是

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謂也

傳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文與表記

略同

傳曰政有三端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以仁也難得者君子不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之不足獨

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矣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之謂也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

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尅金而喪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爲言也猶五行歟是故以得辭也聖人知之故多其愛而少嚴厚養生而謹送終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喪父如水之尅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謂有行人矣五行之隨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土居中央爲之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

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鹹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謂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天之大數畢於十旬旬天地之閒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十者天數之所止也古之聖人因天數之所止以爲數紀十如更始如與而同民世世傳之而不知省其所起知省其所起則見天數之所始見天數之所始則知貴賤逆順所在知

貴賤逆順所在則天地之情著聖人之寶出矣舊
本則下有知字衍是故陽氣以正月始出於地生
育長養於上至其功必成也而積十月必與畢通
人亦十月而生合於天數也是故天道十月而成
天道二字舊本脫今補人亦十月而成合於天道
也故陽氣出於東北入於西北發於孟春畢於孟
冬而物莫不應是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
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
終始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
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
據陰陰不得達之義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宋
公而不達紀侯之母紀侯之母宜稱而不達宋公
不宜稱而達舊本作達未宋公而不達宋公不宜

稱而達誤今案公羊傳增正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之也丈夫雖賤皆爲陽婦人雖貴皆爲陰陰之中亦相爲陰陽之中亦相爲陽諸在上者皆爲其下陽諸在下者各爲其上陰陰猶沈也何名何有皆并一於陽昌力而辭功故出雲起雨必令從之下命之曰天雨不敢有所出上善而下惡惡者受之善者不受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貫也一本貫作類喜氣爲暖而當春怒氣爲清而當秋樂氣爲太陽而當夏哀氣爲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能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人生於天而取化於天喜氣取諸春樂氣取諸夏怒氣取諸秋哀氣取諸冬四氣之心也四肢之荅各有處如

四時句寒暑不可移若肢體肢體移易其處謂之
壬人寒暑移易其處謂之敗歲喜怒移易其處謂
之亂世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
夏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
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
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是故春氣暖者
天之所以愛而生之秋氣清者天之所以嚴而成
之夏氣溫者天之所以樂而養之冬氣寒者天之
所以哀而藏之春主生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生
漑其樂以養死漑其哀以藏爲人子者也故四時
之比父子之道天地之志君臣之義也陰陽理人
之法也陰刑氣也陽德氣也陰始於秋陽始於春
春之爲言猶僭僭也秋之爲言猶湫湫也僭僭者

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是故春喜夏樂
秋憂冬悲死而樂生以夏養春以冬喪秋大人
之志也是故先愛而後嚴樂生而哀終天之當也
當卽下篇所謂當於時也或疑是常字而人資諸
天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
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數右陽而
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猶
陰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
道也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
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
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故王者唯天

之施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諸人此句而
字舊作如亦本通法其數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
出法治其志而歸之於仁仁之美者在於天天仁
也舊本作大仁也又一本作夫仁也皆誤天覆育
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有與又同事功無
已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察於天之意無窮
極之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是
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親人之受命天
之尊七字疑衍父兄上當有有字有忠信慈惠之
心有禮義廉讓之行有是非逆順之治文理燦然
而厚句知廣大有而博本或有而倒唯人道爲可
以參天天常以愛利爲意以養長爲事春秋冬夏
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爲意以安樂一

世爲事本或脫一字好惡喜怒而備用也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暖清寒暑而以變化成功也其俱疑當作其諸天出此物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人主出此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世與美歲同數亂世與惡歲同數以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土若地義之至也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爲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爲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雖居中央亦歲七十二日之王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功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事天也猶下之事上也地天之合也物無合會之

義是故推天地之精本或無地字運陰陽之類以別順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在錢云下句首亦當有在字上下在大小在強弱在賢不肖在善惡惡之屬盡爲陰善之屬盡爲陽陽爲德陰爲刑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雖曰權皆在權成句未詳皆在本亦作在皆是故陽行於順陰行於逆逆行而順順行而逆者陰也是故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故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

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
賤陰也故陰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
之空處也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爲陽
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使之備次陳守閉塞也此
皆天之近陽而遠陰天固有此然而無所之如其
身而已矣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
勢物莫不應天化天地之化如四時所好之風出
則爲暖氣而有生於俗所惡之風出則爲清氣而
有殺於俗喜則爲暑氣而有養長也怒則爲寒氣
而有閉塞也人主以好惡喜怒變習俗而天以暖
清寒暑化草木喜樂時而當則歲美不時而妄則
歲惡天地人主一也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
之暖清寒暑也不可不審其處而出也當暑而寒

當寒而暑必爲惡歲矣人主當喜而怒當怒而喜必爲亂世矣是故人主之大守在於謹藏而禁內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無失使乃好惡喜怒未嘗差也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深藏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天矣

天容第四十五

天之道有序而時有度而節變而有常反而有相奉微而至遠蹕而致精一而少積蓄廣而實虛而盈聖人視天而行是故其禁而審好惡喜怒之處也欲合諸天之非其時不出暖清寒暑也其告之以政令而化風之清微也欲合諸天之顛倒其一而以成歲也其羞淺末華虛而貴敦厚忠信也欲

合諸天之默然不言而功德積成也其不阿黨偏私而美汎愛兼利也欲合諸天之所以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其內自省以是而外顯不可以不時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時可亦爲時時亦爲義喜怒以類合其理一也故義不義者時之合類也而喜怒乃寒暑之別氣也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難者曰陰陽之會一歲再遇遇於南方者以中夏遇於北方者以中冬冬喪物之氣也則其會於是何如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并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

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陰雖與水并氣而合冬其實不同故水獨有喪而陰不與焉是以陽陰會於中冬者非其喪也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禍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殺就天無樂氣亦何以疏陽而夏養長疏俗作疎本或作疎者誤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謂也匹夫雖賤而可以見

德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行終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陰之行春居東方秋居西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夏居空下冬居空上此陰之常處也陽之行春居上冬居下此陽之常處也陰終歲四移而陽常居實非親陽而疏陰任德而遠刑與音餘天之志常置陰空處置舊本作直稍取之以爲助故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陽者歲之主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隨陽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盛賤者居陽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當陽不當陽者臣子是也當陽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陽爲位也陽貴而陰賤天之制也舊本制作

刑誤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也

陰陽位第四十七

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轉而北入藏其休也陰氣始出東南而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轉而南入屏其伏也是故陽以南方爲位以北方爲休陰以北方爲位以南方爲伏陽至其位而大暑熱陰至其位而大寒凍陽至其休而入化於地陰至其伏而避德於下是故夏出長於上冬入化於下者陽也夏入守虛地於下冬出守虛位於上者陰也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故陰陽終歲各一出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二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天之道終而復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陰陽之所合別也冬至之後陰俛而西入陽仰而東出出入之處常相反也多少調和之適當相順也有多而無溢有少而無絕春夏陽多而陰少秋冬陽少而陰多多少無常未嘗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漑濟也多勝少者倍入入者損一而出者益二天所起一動而再倍常乘反衡再登之勢以就同類與之相報故其氣相俠而以變化相輸也春秋之中陰陽之氣俱相併也中春以生中秋以殺由此見之天之所起其氣積天之所廢其氣隨故至春少陽東出就木與之俱生至夏

太陽南出就火與之俱煖此非各就其類而與之
相起與少陽就木太陽就火火木相稱各就其正
此非正其倫與至於秋時少陰興而不得以秋從
金從金而傷火功雖不得以從金亦以秋出於東
方俛其處而適其事以成歲功此非權與陰之行
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虛太陽乃
得北就其類而與水起寒是故天之道有倫有經
有權此篇舊本闕二十四字今依聚珍本補全

陰陽義第四十九

天地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
也迹陰陽終歲之行以觀天之所親而任成天之
功猶謂之空空者之實也故清凜之於歲也若酸
醎之於味也僅有而已矣聖人之治亦從而然天

之少陰用於功太陰用於空人之少陰用於嚴而太陰用於喪喪亦空空亦喪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喪死死之者謂百物枯落也喪之者謂陰氣悲哀也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故爲人主之道莫明於在身之與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當義乃出如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使德之厚於刑也如陽之多於陰也是故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餘以歸之喪喪亦人之冬氣故人之太陰不用於刑而用於喪天之

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空亦爲喪喪亦爲空其實一也皆喪死亡之心也

陰陽出入上下第五十

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出則陽入陽出則陰入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於前冬交於後而不同理竝行而不相亂澆滑而各持分此之謂天之意而何以從事天之道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於後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於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爲一謂之日至別而相去陰適右陽適左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故下暖而

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陰而左陽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入於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陰日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故爲暖熱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爲一謂之日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適左由下適右由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而入於申陰北還而出於辰此陰陽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秋之月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

鴻故至於季秋而始霜至於孟冬而始寒小雪而物咸成舊本寒上有大字衍又小雪誤作下雪大寒而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一者天之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春俱南秋俱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竝行而不同路交會而各代理此其文與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陽之出常縣於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縣於後而守空虛陽之休也功已成於上而伏於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而遠其處也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前陰出而後尊德而卑刑之

心見矣陽出而積於夏任德以歲事也陰出而積於冬錯刑於空處也必以此察之天無常於物而一於時時之所宜而一爲之故開一塞一起一廢一至畢時而止終有復始於一舊本至字上有而字衍有與又同於一舊本作其一誤一者一也是於天凡在陰位者皆惡亂善不得主名天之道也故常一而不滅天之道事無大小物無難易反天之道無成者是以目不能二視耳不能二聽手不能二事一手畫方一手畫圓莫能成句人爲小易之物而終不能成反天之不可行如是是故古之人物而書文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物而書文疑物當作象趙敬夫云物當是物物而不物於物之義心止於

一中者舊本脫心字中字今增又下兩中字舊竝訛忠今改正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爾本亦作汝

暖燠孰多第五十二

天之道出陽爲暖以生之出陰爲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凜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知心而不省薰與凜孰多者用之必與天戾與天戾雖勞不成是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功畢是疑衍計其閒陰與陽各居幾何薰與凜其日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至於秋氣溫柔和調及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

天於是時出凜下霜出凜下霜而天降物固已皆成矣天降物本亦作大降物故九月者天之功大究於是月也十月而悉畢故案其跡數其實清凜之日少少耳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於空空者亶地而已不逮物也本亦作雪加空無於字亶與但同功已畢成之後物未復生之前太陰之所當出也雖曰陰亦以太陽資化其位而不知所受之故聖主在上位天覆地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爲云爾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適遭世氣之變而陰陽失平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尚書曰二

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
闕密八音三年闕與遏同三年陽氣厭於陰陰氣
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桀天下之殘賊也湯天
下之盛德也天下除殘賊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
重陽也故湯有旱之名皆適遭之變非禹湯之過
毋以適遭之變疑平生之常則所守不失則正道
益明

基義第五十三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
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
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
其合也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
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陽兼於陰陰

兼於陽夫兼於妻妻兼於夫父兼於子子兼於父
君兼於臣臣兼於君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
陰陽之道君爲陽臣爲陰父爲陽子爲陰夫爲陽
妻爲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
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功
於父妻兼功於夫陰兼功於陽地兼功於天舉而
上者抑而下也有屏而左也屏下舊衍迸字轉訛
而爲送今刪去有引而右也有親而任也有疏而
遠也有欲日益也有欲日損也益而用而損其妨
益而用疑是益其用有時損少而益多有時損多
而益少少而不至絕多而不至溢陰陽二物終歲
各壹出壹其出遠近同度而不同意次壹字疑衍
陽之出也常縣於前而任事陰之出也常縣於後

而守空處而見天之親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也而見當是此見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爲君而覆露之地爲臣而持載之陽爲夫而生之陰爲婦而助之春爲父而生之夏爲子而養之秋爲死而棺之冬爲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天出陽爲暖以生之地出陰爲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與刑罰猶此也故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天之數必有十旬旬天地之數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旬上當有不字故寒不凍暑不暵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遜也然則上堅不踰等果是天之

所爲弗作而成也人之所爲亦當弗作而極也兩
作字俱疑乍凡有興者稍稍上之以遜順往使人
心說而安之無使人心恐句本一作而不使怨故
曰君子以人治人僅能愿僅當與僅同大典作謹
疑非此之謂也聖人之道同諸天地蕩諸四海變
易習俗此下似文脫

闕文第五十四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二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三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各本皆闕聚珍本有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
秋清本作秋涼今據下文改暖暑清寒異氣而同
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爲政
故以慶副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
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
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
類相應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
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
慶爲春賞爲夏罰爲秋刑爲冬慶賞罰刑之不可
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慶賞罰刑當其
處不可不發若暖暑清寒當其時不可不出也慶

賞罰刑各有正處如春夏秋冬各有時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猶四時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處也猶四時不可易處也故慶賞罰刑有不行於其正處者春秋譏也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各本闕篇首三百九十

六字聚珍本補足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義天氣上地氣下人氣在其閒春生夏長百物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於氣莫富於地莫神於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倚疑當從下文作高物二字物痲疾莫能爲仁義唯人獨能爲仁義物痲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獨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

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脈川谷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觀人之體一何高物之甚而類於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陰陽以生活耳而人乃爛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從旁折天地而行人獨題直立端尙疑當作人獨頌立端向爾雅頌直也正正當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當之此見人之絕於物而參天地是故人之身首安而員安元注音分無而字今案安當作歪紆粉切墳起之意也當有而字象天容也髮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風氣也胷中達知象神明也腹胞實虛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爲帶頸以上者精神尊

嚴明天類之狀也頸而下者豐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是故禮帶置紳必直其頸以別心也帶而上者盡爲陽帶而下者盡爲陰各其分陽天氣也陰地氣也故陰陽之動使人足病喉痹起則地氣上爲雲雨而象亦應之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膚著身膚別本作慮與人俱生比而偶之彘合句於其可數也副數句不可數者副類句

皆當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者拘其可數以著其不可數者舊本脫以著其不可數六字今訂補以此言道之亦宜以類相應猶其形也以數相中也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溼均薪施火去溼就燥百物其去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牛鳴則牛應之下句各本皆脫今案文義有此乃完韓詩外傳一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政與此處

相類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以爲命莫知其處所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爲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臥者陰氣也有憂亦使人臥者是陰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臥者是陰相索也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雞至幾明皆鳴而相薄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陽陰之氣因可以類相益損也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也

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
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無非己先
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故聰明聖神內視
反聽言爲明聖內視反聽故獨明聖者知其本心
皆在此耳故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此
物之以類動者也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
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
實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物固有實使之其使
之無形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
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
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赤烏事漢
時泰誓有之武王喜以下又見大傳

五行相生第五十八此篇舊本在五行相勝

之後作第五十九今案文義當在前今互

易之

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判爲四時列爲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閒相勝也故爲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治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尙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溫潤下知地形肥磽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觀民墾草發淄淄與蓄同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司馬食穀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尙智進賢聖之士上知天

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
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至
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
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
也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
稱述往古以厲主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
惡絕原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信以事其君
據義割恩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強禦以
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臣死君而衆人
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執
權而伐兵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

質直剛毅子肯是也肯卽胥字舊作聿訛伐有罪
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寧寇賊不發邑無
獄訟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曰金
生水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尙禮君臣有位長幼
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
旋中矩立而罄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
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
也爲魯司寇斷獄屯屯疑卽肫肫與衆共之不敢
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
器械旣成以給司農司農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
曰水生木

五行相勝第五十九

木者司農也司農爲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
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事博
戲鬪雞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竝爲寇賊
橫恣絕理司徒誅之齊桓是也行霸任兵侵蔡蔡
潰遂伐楚楚人降伏以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夫
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則命司徒誅其率
正矣故曰金勝木

火者司馬也司馬爲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內離
骨肉之親外疏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
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怠惡譖愬
其賢臣舊本作羣臣劫惑其君孔子爲魯司寇據
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郕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
朝疑當作本朝有邪讒熒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

者水也故曰水勝火

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司營爲神主所爲皆曰
可主所言皆曰善譖順主指聽從爲比進主所善
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爲宮室多爲臺
榭彫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
繇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
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
罷弊而叛及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
過度失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
金者司徒也司徒爲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
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
止將率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
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

得於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爲使當敵而弱以危
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衆則
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

水者司寇也司寇爲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謁
受賂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
營蕩是也爲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焉以治國之
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
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
何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
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
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次寡人字疑衍
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附疑阿字與
上文同依法刑人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五行順逆第六十

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
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挺羣禁挺
舊本作誕今案月令云挺重囚淮南子亦作挺後
漢臧宮傳宜小挺緩挺皆訓寬今改正下同出輕
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門闔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樹
木華美而朱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爲爲成也淮
南天文訓有介蟲不爲魚不爲續漢書律曆志注
引易緯亦有此語鱣鯨不見羣龍下如人君出入
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好淫樂飲酒沈湎
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稅以
奪民財民病疥搔温體足胗痛胗音杭脛端也咎
及於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毒水滄羣

漉陂如漁如與而同咎及鱗蟲則魚不爲羣龍深
藏鯨出見

火者夏成長本朝也舉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任
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正封疆使
四方恩及於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蟲則
飛鳥大爲黃鵠出見鳳凰翔如人君惑於讒邪內
離骨肉外疏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逐忠臣以
妾爲妻棄法令婦妾爲政賜予不當則民病血壅
腫目不明咎及於火則大旱必有火哉摘巢探鷄
探舊作採非咎及羽蟲則蜚鳥不爲冬應不來梟
鷗羣鳴鳳凰高翔梟鷗舊作梟鷗又一作梟鷗並
非

土者夏中成熟百種君之官循宮室之制謹夫婦

之別加親戚之恩恩及於土則五穀成而嘉禾興
恩及倮蟲則百姓親附城郭充實賢聖皆遷仙人
降如人君好淫佚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
百姓大爲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
宛黃舌爛痛宛與鬱同咎及於土則五穀不成暴
虐妄誅咎及倮蟲倮蟲不爲百姓叛去賢聖放亡
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鼓杖把旄鉞以誅賊
殘禁暴虐安集下疑脫二字故動衆興師必應義
理出則祠兵入則振旅以閑習之因於搜狩存不
忘亡安不忘危脩城郭繕牆垣審羣禁飭兵甲警
百官誅不法恩及於金石則涼風出恩及於毛蟲
則走獸大爲麒麟至如人君好戰侵陵諸侯貪城
邑之賂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喉效嗽筋攣鼻鼽塞

舊本作仇塞咎及於金則鑄化凝滯凍堅不成四面張罔焚林而獵咎及毛蟲則走獸不爲白虎妄搏麒麟遠去

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敬四時之祭禘禘昭穆之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恩及於水則醴泉出恩及介蟲則鼃鼃大爲靈龜出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執法不順逆天時則民病流腫水張中亮切痿痺孔竅不通咎及於水霧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爲民害咎及介蟲則龜深藏鼃鼃响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

溼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
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木
用事則行柔惠挺羣禁至於立春出輕繫去稽留
除桎梏開門闔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獨無伐木火
用事則正封疆循田疇至於立夏舉賢良封有德
賞有功出使四方無縱火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
孤矜寡獨賜孝弟施恩澤無興土功金用事則修
城郭繕牆垣審羣禁飭甲兵警百官誅不法存長
老無焚金石水用事則閉門閤大搜索斷刑罰執
當罪飭關梁禁外徙無決池隄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火干木蟄蟲蚤出蚘雷蚤行蚘疑當作眩謂電光也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大典本無蚘字 土干木胎天非殿丁亂反鳥蟲多傷 金干木有兵 水干木春下霜 土干火則多雷 金干火草木夷 水干火夏雹 木干火則地動

金干土則五穀傷有殃 水干土夏寒雨霜 木

干土裸蟲不為 火干土則大旱

水干金則魚不為 木干金則草木再生 火干

金則草木秋榮 土干金五穀不成

木干水冬蟄不藏 土干水則蟄蟲冬出 火干

水則星墜 金干水則冬大寒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當雨石句木有變春凋秋榮秋木冰春多雨此繇役衆賦斂重百姓貧窮叛去道多饑人救之者省繇役薄賦斂出倉穀振困窮矣火有變冬溫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紕不肖在位賢者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土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淫泆無度宮室榮荀子大略篇說苑君道篇何休注公羊桓五年傳皆作宮室榮與此同而近時本乃有改作崇及營字者得此正之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孝悌恤黎元金

有變畢昴爲回三覆有武多兵多盜寇此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救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束甲械水有變冬溼多霧春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囹圄案姦宄誅有罪芟五日芟與搜同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兩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故應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則

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之氣也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何謂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者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爲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者敬也言曰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聽曰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容作聖何謂也恭作肅言王者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

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容作
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
各得其宜也王者能敬則肅肅則春氣得故肅者
主春大典本無則肅肅三字故肅下重一肅字今
依何本春陽氣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於時陰氣
爲賊故王者欽欽不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
木可曲直也春行秋政則草木凋行冬政則雪行
夏政則殺春失政則下有闕文

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又者主秋又
舊本作義錢改秋氣始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
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爲賊故王者輔以官牧之事
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華金從革也秋行春
政則華行夏政則喬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大

風不解雷不發聲

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
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揜明則道不退
塞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
不知賢不肖分明黑白於時寒爲賊故王者輔以
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
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
冰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
盛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
侵伐且殺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
寒降萬物藏於下於時暑爲賊故王者輔之以急
斷之事以水潤下也冬行春政則蒸行夏政則雷

行秋政則旱冬失政則夏草木不實霜五穀疾枯
五事無思曰容一節似亦文脫

郊語第六十五錢云郊語一篇似當次四祭

篇後此下五篇實一篇也

人之言醞去煙鴟羽去眯慈石取鐵頸金取火醞
去煙未詳頸金一作真金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
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蕪夷生於燕橘枳死於
荆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怪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
意而然既已有之矣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
從生無有奇怪非人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四

臣子曰君子有仁義天命

將主無有存劉非入而意也長音平也等而異也

意而然類已百之矣矣音吉凶屬野味不味之河

惟此十餘音皆存而何劉持入極意也夫非入極

堂木實然程而與地然音燕夷主故燕辭財孫故

夫與木特與金一非實金體既絲故室而然然故

入文言顯在誠然味是類然已類然與金同火與

木同然此不在其類也

校語漢六十五卷二校語一校語皆大則然

五音無異自谷一音則在文則

許姓如眼早冬大如俱夏草木不實許五聲齊林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錢云此當爲論郊首篇且與

下合爲一篇後人編次失之又云篇首郊

義二字真古篇名餘俱後人所分而爲之

名非本書之舊

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
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
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
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卽以
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
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
道也

郊祭第六十七

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尙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喪而行事王制曰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民未徧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錢云先貴而後賤上當有禮者二字文脫耳孰貴於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奈何受爲天子之號而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此下當接郊祀篇首

一段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共一
百九十五字移此方脗合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
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重粟精奉之以事上天至
於秦而獨闕然廢之一何不率由舊章之大甚也
天者百神之太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
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祭而地神
者文有訛脫此指不郊猶三望之類舊校云地神
疑他神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
未見秦國致天福如周國也詩云唯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
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于駢
孕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
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爲也今秦與周俱

得爲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於周以郊爲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於地先貴之義也夫歲先之與歲弗行也相去遠矣天下福若無可怪者然所以久弗行者非灼灼見其當而故弗行也典禮之官常嫌疑莫能昭昭明其當也今切以爲其當與不當可內反於心而定也堯謂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今身有子孰不欲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子者則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爲不欲其子之有子禮也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錢云此下似當接郊祀篇中周宣王時一條此下所聞曰云云似非論郊之文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

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
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
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於慶賞嚴
於刑罰疾於法令

四祭第六十八

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孰而祭其先
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此言
不失其時以奉祭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爲人子
之道也人子舊本作天子誤祠者以正月始食韭
也禘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蒸
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孝子
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此下有脫文已受命而
王云云與下篇文多相同不與此處承接順命篇

中地之菜茹瓜果以下六十三字或當在此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溥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

郊祀第六十九錢云郊祀似當作郊祝

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

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芄芄棫樸薪之禰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溷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央乎處央疑當作遽平

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荐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寧丁

我躬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天若不予是家是家者安得立爲天子舊是家不重今從大典本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此五字疑衍是家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閒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譏郊未嘗譏君德不成於郊也乃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敘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獨卜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不辟喪喪尙不辟況他物疑有脫誤郊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

拜皇天之祐舊本訛作言而已矣無各得其所以
下四句今以大戴禮記公冠篇及博物志之文訂
補與下所云郊祀九句合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
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焉天無尤焉而辭恭順
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錢云郊祀
亦當爲郊祝

順命第七十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
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
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
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
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
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

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
倫此下疑脫二字謂之闔盜而已無名姓號氏於
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其尊至德錢云至德疑
是至尊巍巍乎不可以加矣其卑至賤冥冥其無
下矣春秋列序位卑尊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
雖闇且愚莫不昭然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稻麥黍
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齊戒沐浴潔清
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
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地之菜茹瓜
果一段六十三字與上下文皆不聯接當在四祭
篇中因地之利句下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繫於國
以親之故爲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去其公子之親
也而謂舊本作而諸母之國五字訛誤今改正故

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之字疑當在專字下安疑是鞏字鞏盟卽成二年及齊國佐盟于袁婁者是發辭而專之卽其對晉人者是也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舊本下有不天亦可四字係衍文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聩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

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
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
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孔子曰畏天命畏大
人畏聖人之言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
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
傷鬕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
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
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
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爲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
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
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
六字亦疑衍文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
乎大人疑衍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

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
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
慎疑當有一與字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
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郊事對第七十一

廷尉臣湯昧死言舊本有日字案古文苑無臣湯
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
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
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
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
牛繭栗宗廟之牛握賓客之牛尺古文苑三句之
牛下皆有角字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
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

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白牡舊作白牲誤今改正下同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牝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祭郊疑倒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三字舊脫以古文苑補故成王令魯郊

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牝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齊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爲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以聞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五

中論和氣以開

以贈我文事引悉國會不與以承問諸泰大幾至
 失無齒衰調辯骨為國香望不代幸如大德問百
 與以承太勝不亦不爾乎日中情是必不何用
 兼宗輝甚婚驚奈何以事當靈高致登竟不勝
 太勝吾事問辯之至也望不兼與時荷其木谷以
 何用否中善機曰蘇非急亮非兼外也關其千人
 好以輝望無問軒務師宗職定以營營靈驚我機
 後機曰魯夜用純轉師團全上表魯以天衣拾夜
 也日景問中捨魯祭風公用台塔其夜向甲亞軒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凡執贄天子用暘與鬯同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鴈乃有類于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倣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爲贄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諦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贄羔有角之上舊本有羔乃有其類天者天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順天也凡廿七字係衍文又後漢書章懷注所引類好仁者無好字殺之不諦作不嗥必跪而受之無而受之三字案諦與啼同荀子禮論篇哭泣諦號楊倞注引管子豕人立而

諦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
吾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
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四字疑玉
至清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
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
之玉玉潤而不汚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
義而不害也堅而不斲斲與硜同本一作磨過而
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
本一作燒疑非是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類備者
故公侯以爲贄備者疑當作備德者暘有似於聖
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爲德
音發於事者盡爲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暘
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暘

天子天子錢疑是于天之訛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爲贄而各以事上也觀贄之意可以見其事

山川頌第七十三

山則龍從蟲崔摧菟崑魏案說苑雜言篇作龍從
崑崙此疑有衍文久不崩陲似夫仁人志士孔子
曰山川神祇立川字疑衍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合
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澗疑
桴楫之訛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
鑿則艾折疑當作持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
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
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
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

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
水則源泉混混汙汙古文苑作泫泫晝夜不竭既
似力者說苑雜言篇凡既字皆作其盈科後行既
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閒既似察者循谿谷
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山而能清
淨說苑作障防而清古文苑山而作止之既似知
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
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
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求雨第七十四

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禱社稷山川家人祀戶
舊本作令民禱社家人祀戶今以通典增改所謂

家人卽民也不可民與家人並言又社稷山川縣
邑之所宜禱故定從通典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暴
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八尺
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立酒具清酒
膊脯擇巫之潔清辯利者以爲祝舊本作清潔辯
言利辭者又攷宋本作清潔辯言又或作辯口祝
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
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
敬進清酒膊脯劉昭注續漢志作脯醢再拜請雨
雨幸大澍卽奉牲禱以甲乙日爲大蒼龍一蒼本
亦作青長八丈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
方皆東鄉其閒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
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鑿

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蟆錯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蟆焉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豕豬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闔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邑里北門具老豕豬一置之於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豕豬一聞鼓聲皆燒豕豬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燔之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爲席毋斷

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祀竈舊本與各書所引凡祀與祠竝參雜不一今姑仍之下放此無舉土功更火浚井火本一作大暴釜於壇白杵於術七日爲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赤繒

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立酒具清酒膊脯
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辭辭當依下文
作祠通志無此字以丙丁日爲大赤龍一長七丈
居中央又爲小龍六各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
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
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
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蟆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
尺深一尺具酒脯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取
三歲雄雞豕豬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
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十日壹徙市於邑南
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霽無
舉土功聚巫市傍爲之結蓋爲四通之壇於中央
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鮑五母鮑舊脫今

以劉昭注及通典增補立酒具清酒膊脯令各爲
祝齋三日令各爲三字疑衍衣黃衣皆如春祠以
戊己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四
各長二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閒相去五尺丈
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齋
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之溝蝦蟆
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舊本此下有一段云
神農求雨第十九曰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又爲大
龍壯者舞之季立之又曰東方小僮舞之南方壯
者西方沾人北方口人舞之共四十八字續漢志
注無之此疑後人隨意附注不得以閒雜本書其
第十九曰者此書第十九篇中之語也舊本曰作
日亦訛

秋暴巫尪至九日無舉火事無煎金器家人祠門
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
神少昊舊本作太昊訛今依通典改正祭之以桐
木魚九立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
日爲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
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閒相去九尺鰥者九人
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
而立之蝦蟆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

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無壅水
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
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立酒具清酒膊脯祝齋
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
六丈居中央又爲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

鄉其閒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蟆池皆如春趙疑皆字上脫方六尺深一尺他七字

四時皆以水日爲龍必取潔土爲之結蓋龍成而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續漢志注作欲藏而居女子欲和而樂此下舊有神農書又曰開神山神淵積薪夜擊鼓譟而燔之爲其旱也二十三字案此段亦非本文今改作小字附注於此以備攷神農書舊本脫農字今增旱或一作卑

止雨第七十五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絕道蓋并禁婦人不得行入市令縣鄉里皆掃社下縣邑若丞令史

嗇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嗇夫若吏三人以上祝
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齋三日自此
三日以下一百八十字各本闕聚珍本從大典補
各衣時衣具豚一黍鹽美酒財足祭社擊鼓三日
而祝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嗟本
作諾字誤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淫雨太多五穀不
和敬進肥牲清酒以請社靈幸爲止雨除民所苦
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於天天之常意在於利
人人願止雨敢告于社鼓而無歌至罷乃止凡止
雨之大體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樂
也開陽而閉陰闔水而開火以朱絲縈社十周衣
朱衣赤幘言罷案末七字文有訛脫

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午本作庚申朔訛江都

相仲舒告內史中尉陰雨太久恐傷五穀趣止雨
止雨之禮廢陰起陽書十七縣八十離鄉及都官
吏千石以下夫婦在官者咸遣婦歸舊脫歸字今
補女子不得至市市無詣井蓋之勿令泄鼓用牲
于社祝之曰雨以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以請
社靈社靈幸爲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
陽不順於天天意常在於利民願止雨敢告鼓用
牲于社皆壹以辛亥之日書到卽起縣社令長若
丞尉官長各城邑社嗇夫里吏正里人皆出至於
社下鋪而罷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暝亦止暝
與晴同舊本作星訛案仲舒本傳所著百二十三
篇中有條教一類此節殆其一也後人掇拾遺佚
以類附此鄭康成注周官大祝引仲舒救日食祝

曰炤炤大明灑滅無光柰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亦不在此書中

祭義第七十六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爲人賜也舊本人賜
倒錢改正宗廟上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
敬之性也性疑當作至於祭之而宜矣宗廟之祭
物之厚無上也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柈實冬
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所始生也尊實麴也夏之
所受初也受初錢疑倒下同柈實黍也秋之所先
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
司也夏約故曰約貴所受初也先成故曰嘗嘗言
甘也畢熟故曰蒸蒸言衆也奉四時所受於天者
而上之爲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

則以祭況受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
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
天賜至錢疑是天賜新至必先薦之乃敢食之尊
天敬宗廟之心也尊天美義也敬宗廟大禮也聖
人之所謹也舊本大禮也倒在此句下今移正不
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躬親
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
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察也以善逮鬼
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吾以名
之所享故祭之不虛安所可察哉祭之爲言際也
與與音餘舊本此下有察也二字係誤衍祭然後
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舊本作之見者見不見
係誤倒今移正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

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毋恆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下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有與又同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尙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復與復同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未殺多有賸句疑後人所附益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天有兩和以成二

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南方之中用合陽而養始美於上其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然則天地之美惡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爲也是故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成於和生必和也始於中止必中也中者天下之所終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於中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與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

其壽極命男女之法法陰與陽陽氣起於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乎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壹俱盛終歲而乃再合錢云一歲再合則十月當作六月天地久節以此爲常是故先法之內矣養身以全使男子不堅牡不家室陰不極盛不相接是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無忒此天地之道也天氣先盛牡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牝而後化故其化良是故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上下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爲寒則凝冰裂地爲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于是句故天地之化春氣生而百物皆出夏氣養而百物皆長秋氣殺而百物皆死冬氣收而百物

皆藏是故惟天地之氣而精而字疑衍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實之至也舊脫也字趙增君子法乎其所以貴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陰陽亦可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於中中之所爲而必就於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也趙疑天下當有地字案下文俱以天地並言陰陽之平也其氣最良物之所生也誠擇其和者以爲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爲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爲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

於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中者天地之大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卻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制也兼和與不和中與不中而時用之盡以爲功是故時無不時者天地之道也順天之道節者天之制也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謂行必終禮而心自喜常以陽得生其意也自舊本作目訛又此下有公孫之養氣曰裏藏八字係衍文今刪去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寒勝則氣□舊本熱勝則氣寒下有校語云此下疑少五字今案寒當爲下句之首兩句正相對而各少下一字耳泰勞則

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宛讀爲鬱下同怒則氣高
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
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
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
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不反如此
故君子道至氣則華而上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
不可不反舊本作不可反今從趙增一不字氣則
二字本或作而字非何爲而氣不隨也是以天下
之道者皆言內心其本也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
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
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鶴之所以壽者無宛
氣於中是故食冰猿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
氣四越天氣常下施於地是故道者亦引氣於足

天之氣常動而不滯是故道者亦不宛氣旬苟不治雖滿不虛案此七字疑有誤或當作氣苟不治雖滿必虛是故君子養而和之節而法之去其羣泰取其衆和高臺多陽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人弗爲適中而已矣中舊本作之誤法人八尺四尺其中也宮者中央之音也甘者中央之味也四尺者中央之制也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尚甘聲皆尚和處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其道同類一氣之辨也法天者乃法人之辨天之道嚮秋冬而陰來嚮春夏而陰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內與陰俱近與陽遠也遠上疑亦當有俱字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故君子甚愛氣而游於房游上當有謹字以體天也氣不

傷於以盛通而傷於不時天并句不與陰陽俱往
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并君子
治身不敢違天是故新牡十日而一游於房錢云
十日亦當作六日中年者倍新牡始衰者倍中年
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牡之日而上與
天地同節矣此其大略也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
盛不相遇疏春而曠夏謂不遠天地之數民皆知
愛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
衣食盡尚猶有閒氣而立終間疑闕字誤錢云氣
下當脫盡字故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
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神擾
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
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本一作愛氣氣多而治則

養身之大者得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匿
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而忍饑寒也
和樂者生之外泰也和舊本作知誤精神者生之
內充也外泰不若內充而況外傷乎忿恤憂恨者
生之傷也和說勸善者生之養也君子慎小物而
無大敗也行中正聲響榮氣意和平居處虞樂可
謂養生矣凡養生者莫精於氣是故男女體其盛
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勞佚居其中寒煖無失
適饑飽無過平欲惡度理動靜順性命喜怒止於
中憂懼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謂之得天地
泰得天地泰者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者其壽
傷而短短長之質人之所由受於天也是故壽有
短長養有得失及至其末之大卒而必讎於此莫

之得離故壽之爲言猶讎也讎與酬售竝同詩無
言不讎箋云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
售賈賤爾雅釋詁云匹也說文云贍也義亦皆同
天下之人雖衆不得不各讎其所生而壽夭於其
所自行舊本作壽夭與其所以日誤自行可久之
道者其壽讎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讎
於不久久與不久之情各讎其生平之所行今如
後至不可得勝故曰壽者讎也然則人之所自行
乃與其壽夭相益損也其自行佚而壽長者命益
之也其自行端而壽短者命損之也以天命之所
損益疑人之所得失此大惑也是故天長之而人
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夫損
益者皆人人其天之繼歟出其質而人弗繼豈獨

立哉本或作豈獨哀哉疑當作豈不哀哉案凡養生者莫精於氣下舊本衍故天下之君五字又誤出下卷天地之行篇中語此物獨死至大可見矣九十七字今改歸下篇此處接以是故男女體其盛至末致相脗合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六

董子春秋經義卷第十六

本經學末與時際合

夫十才字冬與融不為通其意是也如思女無有
但平春天既之有萬年臨物以觀物至天取民矣
主昏莫詳於遠不營本流於天不之也此字又難
立結未處并豈識其曲疑當非豈不其為深乎此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錢云首一條乃養生家言後一條言君臣之道似非一篇之文

天地之行美也天地之美下文具言之然此處或尚有脫字是故春襲葛夏居密陰秋避殺風冬避重漂漂疑是溼就其和也衣欲常漂漂當與漂同輕也或又疑是漂字食欲常饑體欲常勞而無長佚居多也凡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錢云計臺本作乘於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於勝也生於木者至金而死亡於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飲食臭味每至一時亦有

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可不察也四時不同氣氣
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
同時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薺以冬美而
芥以夏成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服矣冬水氣也
薺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薺之爲言
濟與濟大水也夏火氣也芥苦味也乘於火氣而
成者苦勝暑也天無所言而意以物物不與羣物
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之所以告人也舊
本作是天所告人也錢云大典有之字以字故薺
成告之甘芥成告之苦也君子察物而成告謹是
以至薺不可食之時而盡遠甘物至芥成就也天
所獨代之成者君子獨代之所獨舊本倒誤又君
子獨代下似脫去一字是冬夏之所宜也春秋雜

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則當得天地之美四時和矣凡擇味之大體各因其時之所美而違天不遠矣舊本各因二字誤作冬字之所倒作所之今皆改正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其可食者益食之天爲之利人獨代生之其不可食益畜之天愍州華之閒故生宿麥中歲而熟之州華之閒四字疑誤君子察物之異以求天意大可見矣案自此物獨死至此共九十

七字舊誤在上卷循天之道篇中今移正

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曾至貴無與敵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

士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羣
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有職本或作一職
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
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於心也
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爲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
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血氣和平形
體無所苦也血氣上舊衍流字今刪無爲致太平
若神氣自通于淵也自通上舊衍無字今刪致黃
龍鳳皇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君明臣蒙其功
若心之神體得以全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
而心得以安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
足爲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形體妄動而心爲
之喪舊本脫爲字趙增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

體心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不賢體不可以不順
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
者臣之功也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
見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陰陽而降霜露高其
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
爲神也見其光所以爲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
近至精所以爲剛也考陰陽所以成歲也降霜露
所以生殺也爲人君者其法取象於天故貴爵而
臣國所以爲仁也臣國二字之間有脫文少所以
爲尊也一句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爲神也任
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爲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
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爲剛也
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

者退所以賞罰也是故天執其道為萬物主君執其常為一國主天不可以不剛主不可以不堅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故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陽道制命地卑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也暴其形所以為忠也著其情所以為信也受其死所以藏終也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化也化舊本誤作位今據下文改正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為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貴也供設飲食候視痰疾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無專制所以為忠也為忠

舊本亦作致養誤今改正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爲信也爲信舊本作爲忠亦誤今據上文改正伏節死難不惜其命所以救窮也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助明也受命宣恩輔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歸德於上所以致義也是故地明其理爲萬物母臣明其職爲一國宰母不可以不信宰不可以不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姦臣危其君根傷則亡其枝葉君危則亡其國故爲地者務暴其形爲臣者務著其情自難不惜其命起至此共百二十四字舊本誤在前羣物皆生而之下一國之君之上今按文義移正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爲政之理

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罰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達者以此見之矣達舊本作起誤錢據大典改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錢云政當作正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爲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

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掇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正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時已故曰聖人配天舊本已字上有而字大典無

如天之爲第八十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上字疑衍在人者爲好惡喜怒在天者爲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

平行而不止未嘗有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
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夫喜怒哀樂之
止動也此天之所爲人性命者臨其時而欲發其
應亦天應也臨其時下舊本衍致上二字今刪與
暖清寒暑之至其時而欲發無異若留德而待春
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
地之經在人者亦天也奈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
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此下舊注一脫字天
行穀朽寅而秋生麥告除穢而繼乏也所以成功
繼乏以贍人也天之生有大經也而所周行者又
有害功也除而殺殛者行急皆不待時也天之志
也而聖人承之以治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義
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寬此所以順

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
惡之時見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
之方致寬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以效天地之方
生之時有殺也方殺之時有生也天地下之字疑
衍是故志意隨天地緩急倣陰陽然而人事之宜
行者無所鬱滯且恕於人順於天天人之道兼舉
此謂執其中舊天字文不重錢云當有天非以春
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當死者曰死非殺
物之義待四時也而人之所治也安取久留當行
之理而必待四時也此之謂壅非其中也人有喜
怒哀樂猶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樂之至其
時而欲發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時而欲出也皆
天氣之然也其宜直行而無鬱滯一也天終歲乃

一徧此四者而人主終日不知過此四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直其欲利穀也除穢不待時況穢人乎案自義待四時也至此共百四十字舊本在前天地之行篇伏節死下誤今移正

任擬神明亂世之所起亦博若是皆因天地之化以成敗物乘陰陽之資以任其所爲故爲惡愆人力而功傷各自過也此段首尾皆有闕文且似天地陰陽篇中語

天地之閒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閒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無閒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

天地之閒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
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殺也故人氣調和而天地之
化美殺於惡而味敗此易之物也此易下趙疑當
有見字推物之類以易見難者其情可得治亂之
氣邪正之風是殺天地之化者也生於化而反殺
化與運連也錢云後篇大意言治亂之氣與天地
之化相殺則此節亦應入後篇下接四海之內云
云適合

春秋舉世事之道夫有書天舊本此下空四字然
此處文亦疑有脫誤之盡與不盡王者之任也詩
云天難謀斯不易維王此之謂也夫王者不可以
不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
理是故明陽陰入出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辨

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以觀天道也天志入其道也義錢云天志入當是天志仁蓋仁字誤作人又轉誤作入也爲人主者予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時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天者其道長萬物而王者長人人主之大天地之參也好惡之分陰陽之理也喜怒之發寒暑之比也官職之事五行之義也以此長天地之閒蕩以下文脫案此殺亦似天地陰陽篇中語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爲終皆取之此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畢之外謂之物

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見人之超然
萬物之上而最爲天下貴也人下長萬物上參天
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
化而搖蕩四海之內物之難知者若神不可謂不
然也今投地死傷而不騰相助投淖相動而近投
水相動而愈遠由此觀之夫物愈淖而愈易變動
搖蕩也今氣化之淖非直水也而人主以衆動之
無已時是故常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殺而
不治也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
而萬物之美起世亂而民乖志僻而氣逆則天地
之化傷僻舊本作癖誤氣生災害起氣上疑脫一
字是故治世之德潤草木澤流四海功過名者所
以別物也親者重疏者輕尊者文卑者質近者詳

遠者略文辭不隱情明情不遺文人心從之而不
逆古今通貫錢云古今通貫下當接前任擬神明
一段其而不亂以下至復而不厭者道也並非此
篇之文而不亂名之義也男女猶道也人生別言
禮義名號之由人事起也不順天道謂之不義察
天人之分觀道命之異可以知禮之說矣見善者
不能無好見不善者不能無惡好惡去就不能堅
守故有人道人道者人之所由樂而不亂復而不
厭者萬物載名而生聖人因其象而命之然而可
易也皆有義從也故正名以名義也物也者洪名
也皆名也而物有和名此物也非失物故曰萬物
動而不形者意也形而不易者德也樂而不亂復
而不厭者道也

四海之內穀陰陽之氣與天地相雜是故人言既曰王者參天地矣苟參天地則是化矣豈獨天地之精哉王者亦參而穀之治則以正氣穀天地之化亂則以邪氣穀天地之化此下舊有亂則二字係衍文同者相益異者相損之數也無可疑者矣錢云前篇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至與運連也一段共一百六十七字當移在此篇此段之上方合

天道施第八十二

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聖人見端而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治也動其本者不知靜其末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利者盜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夫受亂之始動盜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得也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

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夫禮體情而防
亂者也夫本一作故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
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
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變謂之情雖特異物性亦
然者故曰內也變變之變謂之外變變本或作變
情故雖以情然不爲性說故曰外物之動性若神
之不守也積習漸靡物之微者也其入人不知習
忘乃爲常然若性不可不察也舊本察字上脫不
字今補純知輕思則慮達節欲順行則倫得以諫
爭憫靜爲宅憫與嫻同賈子傅職篇道術篇多用
此字以禮義爲道則文德趙疑德當爲得是故至
誠遺物而不與變躬寬無爭而不以與俗推變字
或上或下似尚有一字下句以字疑衍衆強弗能

入蝸蛭濁穢之中含得命施之理與萬物遷徙而不自失者聖人之心也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七

董子春妹嫁羅君為第十

不自夫皆望入之心也

人雖勉勵之中合壽命誠文聖德真為遠矣而

董子春秋繁露附錄

崇文總目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案仲舒本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解者但謂所著書名而隋唐志繁露卷目與今正同案其書盡八十二篇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閒篇第已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南宋館閣書目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仲舒廣川人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隋唐書及三朝國史志十七卷今十卷繁露

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案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纒無繁露注云繁露晁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晁公武子止郡齋讀書志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六一先生歐陽永叔書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復又有民間

應募獻書者獻三十餘篇其閒數篇在八十篇外
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
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
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
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
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
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陳振孫伯玉書錄解題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廣川董仲舒撰案隋
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
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乃樓
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
本書也先儒疑辨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載所著

書百餘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
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真況通
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
於世者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
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攷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
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別爲一卷前
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黃震東發日鈔

董仲舒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
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
名本朝崇文總目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與隋唐
志卷目同且謂其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總以繁
露爲名又卽用玉杯竹林題篇已疑後人附著矣

乃中興館閣書目止存十卷三十七篇新安程大昌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見所引繁露語言今書皆無之因知今書之非本真又讀太平御覽古繁露語特多御覽太平興國閒編葺此時繁露尚存今遂逸不傳合此三說觀之是隋唐國初繁露已未必皆董仲舒之舊中興後繁露又非隋唐國初之繁露矣近世胡尚書榘爲萍鄉宰日刊之縣齋僅三十七篇而已其後得攻媿樓參政校定本十七卷八十二篇之舊復全其兄胡槻旣刊之江東漕司其後岳尚書珂復刊之嘉禾郡齋世遂以爲定本攻媿謂爲仲舒所著無疑而取楚莊篇第一謂爲潘氏本有之至於調均一篇萍鄉本列置第三十五及攻媿再定本乃不及此篇則不知

何說也又程氏謂通典載劒在左青龍象刀在右
白虎象鞍在前朱雀象冠在首玄武象謂此數語
今書所無而今書服制象篇此語實具存程氏以
爲無之不知又何也愚按今書惟對膠西王越大
夫之問辭約義精而具在本傳餘多煩猥甚至於
理不馴者有之如云宋襄公由其道而敗春秋貴
之襄公豈由其道者耶如云周無道而秦伐之以
與殷周之伐竝言秦果伐無道者耶如云志如死
灰以不問問以不對對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王正
月之王爲文王恐春秋無此意如謂黃帝之先諡
四帝之後諡恐隆古未有諡如謂舜主天法商禹
主地法夏湯主天法質文王主地法文於理皆未
見其有當如謂楚莊王以天不見災而禱之于山

川不見災而懼可矣禱于山川以求天災豈人情乎若其謂性有善姿而未能爲善惟待教訓而後能爲善謂性已善幾於無教孔子言善人吾不得而見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過矣是又未明乎本然之性也漢世之儒惟仲舒仁義三策炳炳萬世曾謂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歐陽公讀繁露不言其非真而譏其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之歎夫仲舒純儒歐公文人此又學者所宜審也

董子春秋繁露附錄

童子春好...

海官...

謝公...

...

...

...

...

...

...

...

舊跋

新安程大昌泰之書祕書省繁露書後

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閒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閒掇取董仲舒策語襍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今書皆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鞍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立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

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荅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閒人所爲文有名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旣嘗書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敘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證也

舊本作此可謂也文獻通考作此可畏也皆誤
又曰金千土則五穀傷土千金則五穀不成張
湯欲以鶩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非
鶩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憤尙赤諸如此
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
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閒編緝此時
繁露之書尙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四明樓大防跋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余高祖正議先生序文
始得寫本於里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
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爲必佳而相去殊不
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尙
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爲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

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言今書皆無之遂以爲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爲一編記襍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榘宰萍鄉得羅氏蘭臺本刊之縣庠考證頗備先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爲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案本集此下似注某年某人所集文亦脫仲方撫其

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
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
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
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
本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
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
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
陽陽爲德陰爲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
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爲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
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
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
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
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竊謂

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於斯況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爲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爲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此尤以爲前所未見相與校讎將寄江右漕臺長兄祕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嘉定三年中伏日四明樓鑰書於攻媿齋

胡仲方跋

渠頃歲刻春秋繁露於萍鄉凡十卷三十七篇雖

非全書然亦人閒之所未見故樂與吾黨共之後
五年官中都復從攻媿先生大參樓公得善本凡
八十二篇爲十七卷視隋唐志崇文總目諸家所
紀篇卷皆同惟三篇亡耳先生又手自讎校是正
訛舛今遂爲全書乃錄本屬祕閣兄重刊於江右
之計臺以惠後學云嘉定辛未四月初吉朝奉郎
宗正丞兼權右司郎官兼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胡榘書

董子春秋繁露舊跋